

渡边淳一

わたなべじゅんいち 作品

化身 けしん

金中 译



Watanabe
Junichi
WORKS

渡边文学的 不朽名作

在您温柔的爱的怀抱里，
这几年我生活在无可名状的孤寂和不安之中。

男人不是上帝，
不能要求男人来拯救自己，一味要求只会增加男人的负担。

我懂得了这个道理，
浅薄的女人只能一步一步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。

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渡边淳一

作品

化身

けしん

金中 译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化身 / (日) 渡边淳一著; 金中译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5.8

ISBN 978-7-5552-2930-8

I. ①化… II. ①渡… ②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6092 号

化身 by 渡边淳一

Copyrights : ©1989by 渡边淳一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: ©2016 by Qingdao

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简体中文版通过渡边淳一继承人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

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5-2015-49 号
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化 身 |
| 著 者 | (日) 渡边淳一 |
| 译 者 | 金 中 |
| 出版发行 | 青岛出版社 |
| 社 址 |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(266061) |
| 本社网址 | http://www.qdpub.com |
| 邮购电话 | 13335059110 0532-68068026 |
| 责任编辑 | 杨成舜 霍芳芳 E-mail: ycsjy@163.com (日本方向选题投稿信箱) |
| 特约编辑 | 刘 冰 |
| 封面设计 | 乔 峰 |
| 封面插图 | 郑乾敏 |
| 照 排 | 青岛佳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|
| 出版日期 |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开 本 | 大 32 开 (890mm × 1240mm) |
| 印 张 | 21.5 |
| 字 数 | 450 千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552-2930-8 |
| 定 价 | 59.00 元 |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印刷厂服务电话 0532-88194567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 日本 当代 畅销 小说

目 录

春夜 / 001

初夏 / 051

仲夏 / 104

云海 / 135

秋夜 / 198

阳春 / 237

白夜 / 293

秋果 / 323

冬萌 / 399

春愁 / 457

余花 / 486

短夜 / 530

峰云 / 567

病叶 / 616

秋色 / 655

译后记 / 675

新干线越过多摩川桥进入东京都内时，暮色将临。

秋叶大三郎喜欢黄昏时刻的东京。将近6时，高楼大厦和商店街已华灯初上，马路上行驶的汽车，大多只亮着小灯。此刻大都会的白天正向黑夜转变。

虽已到4月初，因云彩覆盖着上空，天黑得较早。不久，西边刮起了微风，吹散了云彩，只有那一带染成了红色。

下午，从京都启程时已开始下雨，不过雨层云越过箱根来到东京尚需一段时间。

秋叶一个月两次去京都的大学讲课。回来途经品川市中心，两边的高楼大厦令人感到压抑。回到东京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。

常听人说“东京人没有故乡”。看到屹立在夕暮中高楼大厦的雄姿，令人觉得这都会也是值得怀念的故乡。

用玻璃幕墙覆盖的大楼的一角映照着暗红色的夕阳，眺望着这黑色和红色相交的景色，秋叶考虑抵达东京站后该做些什么。

径直回到位于涩谷的家未免有点遗憾，匆匆越过这充满春意的大街也太可惜了。难得走过东京的市中心，先找个地方吃顿饭、喝点酒

再回家。

然而一个人独饮又太乏味，常去的酒店中不能说没有可以谈话的厨师，如果人家正忙着，会添乱的。

秋叶眺望车窗外，住在东京站附近的朋友的面孔一个个从他脑海里闪过，他们尽是一些五十岁左右的壮年人，都忙于工作。抵达东京站后给他们打电话，不知在不在公司。即使在也不一定有时间。

想到这里，秋叶后悔离开京都时没有给他们打个电话。他望着车窗外的景色，忽然坐立不安起来。

他看着有乐町的霓虹灯，脑海里浮现出能村平太的脸庞。

能村是秋叶高中时代的同班同学，现在在一家家电大公司任广告科长。对专搞文艺评论、在大学兼课的秋叶来说，能村是其他领域里的人，但两人比较合得来，常常在一起喝一杯。

“虽是大忙人，能村可能在。”秋叶自言自语地说，一边回想着能村身后的那个女子的面孔。

名字忘了，但那女人柔弱的样子给他留下鲜明的印象。

列车6时18分正点到达东京站。秋叶身穿茶色套装，肩头搭着围巾，右手提着小型的旅行包踏上站台。

4月正值新学期开始，新入学的大学生和陪他们来的母亲们格外引人注目。在站台的中段，一群欢送调动工作的同事的人们围成一圈，互相道别。

秋叶从这些人群中穿过，下了台阶，在检票口左侧的电话亭前停下脚。

他查询了能村平太公司的电话号码，拨通电话，能村正好在。

“此刻我在东京站，今晚你有空吗？”

因为是心血来潮，不知道对方的情况，秋叶不得不采取低姿态说话。

“我马上要去参加一位客户的招待宴，你有事吗？”

“没什么事，只是不想这样乏味地回家去。”

“过了8点，我就有空了，你能等一等吗？”

8点，还有两小时，得找个地方打发时间。

“行，我等你，在银座如何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我就在附近。”

“那孩子那儿怎么样？就是有点乡下气、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的那位。”

“弱不禁风的样子？”

“想吃酱鲑鱼的那一位。”

“啊，明白了，你说的是里美。她怎么啦？”

“在她上班的‘魔吞’等你，可以吗？”

秋叶突然说出俱乐部的名字，能村不由得吃了一惊。

“你对里美有意思吗？”

“不，只是上一回你说的事倒挺有趣的。”

秋叶指的是上一回能村请里美吃饭的事。那天能村没有特意请她，只是随便说了一声，里美马上就说想吃酱鲑鱼。

“除了车站后面，或大学附近的小饭馆，银座一带根本找不到吃酱鲑鱼的地方。”

能村对里美不由得尴尬一笑。

秋叶听了能村的叙述，稍有触动。

在时髦女性云集的银座，很少有女子说想吃酱鲑鱼的。秋叶当时对里美的朴实颇为欣赏，事情到此为止。

在银座林阴大街一角，有一家专售外国高级名牌商品的商店。“魔吞”就在这家商店的六楼。

“魔吞”的出典是 Manon Lescaut，取谐音“魔吞”，意为可以吞食任何东西的魔怪，这块招牌符合银座的气氛。这儿的女老板是位圆脸、富态的人，酷似主演《情妇玛依》的影星赛西里·奥布里。

秋叶从电梯出来，站在“魔吞”跟前，将视线移向右边的小小的文字牌。

“魔吞”实行会员制，来店的客人要按文字牌的暗语。

“临风飘摇的羽毛……”秋叶嘟囔道。

“临风飘摇的羽毛……”这暗语出自威尔第的“女人的心像风中的羽毛般善变……”按下这几个字，门就开了。换句话说，明知女人的心善变，也要进来。

“魔吞”虽叫俱乐部，里边只有两间雅座。中央设 S 形的长吧台，客人坐在两侧，中间用柱子和酒瓶架隔开，互不干扰，较为隐蔽。

夜间俱乐部虽是男人们游玩的场所，但一进门有些紧张。侍应生见客人进门，就过来行礼“欢迎光临！”先来的客人回过头来看，这时往里进的人们的表情是各种各样的。

有的人似乎有点羞涩，耷拉下眼皮；有的人自以为是这里的常客，挺直腰板堂堂而进，一边搜索大厅里有没有自己的熟人。

秋叶尽量作出自然的姿势走进去。

能村带他来过两次，不能说是熟客，秋叶有点紧张。

“您自己吗？”

“待会儿能村也来。”

一听到能村的名字，侍应生会意，带秋叶去 S 形吧台的最里边的座位。

“酒水算在能村先生名下,可以吗?”

说着,侍应生准备了冰块和矿泉水。还不到8点,店堂里十分热闹,或许是因为这儿雇佣了许多年轻的女子。

客人坐下后,在服务小姐未来之前是沉不住气的,特别一个人更无所事事。这时,许多人掏出香烟来打发时间。秋叶刚衔上香烟,听到后面有人喊道:

“对不起,您来了!”

回过头一看,女老板掏出打火机给秋叶点燃了烟。

“稀罕,您自己来的吗?”

“不,和能村约好,他8点钟来。”

“谢谢,您是……秋叶先生吧!”

只和能村一起来过两次,就记住了他的名字,真不愧为老板。

秋叶从西服口袋掏出名片递上。

“今天由我付账。”

“能村先生不会怪罪吗?反正他每晚必到。”

“不,今天是我约他来的。”

女老板笑了笑,点点头。

女老板看上去三十刚出头,在众多的年轻女子中,只有她穿着和服,显得沉着、大方。脸庞不算太美,但从丰富的表情中,可以看出她的精明来。

“承您特意光临,真叫人高兴,您有没有特定喜欢的女孩子?”

“那倒没有……”

秋叶慢吞吞地衔上香烟,若无其事地说,

“上次是一个名叫里美的女孩子。”

女老板向侍应生招招手,吩咐里美到这儿来。

“秋叶先生是大学老师，是不？”

“算是吧。”

名片上印的是“大学教师”，而本职工作是文艺评论家，在这样场合就不必多解释了。

“可是，大学教师是不到这儿来的。”

“那倒不见得。”

女老板口头上虽然否定了，但内心确实这样想的。

“里美，在这儿呢！”

被侍应生带来的女孩子显得有点困惑，低下了头。没错，就是上回的陪酒女郎。

“请慢慢用，我失陪了。”

女老板站起来走了，只剩下秋叶和里美两人。为了掩饰自己指名让里美来陪酒的羞涩，秋叶干咳了一声，再度注视里美。

今天里美穿着一件有白色胸饰的黄、茶色相间方格连衣裙。

上次来时，里美穿的是灰色连衣裙，此刻变得漂亮大方多了，或许是老板要她好好打扮一番。

然而方格连衣裙显得有点土气，白色胸饰乍一看像孩子的围嘴。秋叶跟她还不熟，不好意思随便表示自己的看法。里美个子不高，这副打扮在街上行走，多么像刚从乡下来的女大学生。

秋叶内心苦笑一声，这孩子只配吃酱鲑鱼。

“上次我和能村一起来的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记得，坐在那边。”里美指了指身后包厢。

那次秋叶坐在里美身旁。

乍一看，很不起眼，看着看着，发现里美五官端正，鼻子和嘴都很小，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。

秋叶最喜欢的是里美肌肤白净，她那没化妆的脸庞和端着酒杯的手指白里透亮。

“你是不是贫血？”秋叶半开玩笑地说。里美认真地摇摇头。

里美肌肤白净，小巧玲珑，和上一次印象相同。

“你是新来的吗？”

“才一个月。”

“那么上一次是你来这儿的第二十天？”

秋叶和能村上次来的时间是在十天前。

“初次来银座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出生地？”

“北海道。”

秋叶会意地点点头。皮肤白净、说话不俗气是北海道女子的特点。

“喝点儿什么？”

里美伸手拿起桌上的酒瓶。这时，秋叶窥见她从耳朵到脖子的线条，发现她的耳朵特别白，头颈上的汗毛像枝形吊灯那样透亮。

秋叶边看边在脑海里描绘，白净的耳朵染成红色的情景。里美自然不会想到秋叶在考虑什么。

威士忌兑上水后，里美便无所事事地坐在那儿。秋叶想这高额的消费，应该从女人那里得到更多的服务，但此刻要求里美，似乎太残酷了。

“你住在北海道什么地方？”

秋叶为了掩饰无聊，衔上香烟。里美擦火柴，一连擦了三根也没擦着，看来她还没学会。

“在函馆。”

“函馆？那儿净出美人。”

秋叶曾听说，从函馆、松前到江差这一带是北海道美人最多的地方。他曾去过函馆，一下火车，在车站前卖蟹的女孩子的脸蛋个个都很漂亮，令人吃惊。

“你从那儿直接来东京的吗？”

“不，在千叶待了一段日子。”

“现在住在哪儿？”

“胜鬨^①桥前面。”

在银座打工的姑娘大多住在青山或四谷，靠银座最近。房租比较便宜的下町一带住的人也多起来了。

“是公寓吗？那房租相当高咯。”

“是店里的房子。”

“对，现在很多店都提供住宿。”

两人说着话，秋叶考虑如何与里美单独会面。这事儿不用跟能村打招呼，选择他不在这儿时最容易成功，但一想张口就有点紧张。

和俱乐部、酒吧的女孩子约会，一旦遭到拒绝该怎么办？因为里美才来东京一个月，是没有经验的姑娘。

秋叶自己也发愣，因为对方太年轻，不能不有所顾虑。

上次来时，里美说她二十三岁，自己已四十九岁，像父女俩。同这样年轻的姑娘打交道，秋叶还是第一次。

“胜鬨桥？上班得二十分钟？”秋叶心不在焉地问道。

“夜里马路不挤时，十分钟就可到家。”

“你一个人住在公寓里吗？”

①鬨(hòng)是哄(hòng)的异体字。

“是的。”

里美干这一行还不久，回答简洁，接不下话茬。秋叶晃动着酒杯里的冰块，问道：

“有没有男朋友？”

里美摇摇头，这样认真地否定，应该认为她回答是真实的。

“三顿饭都在外面吃吗？”

“不，大多数自己做。”

“做些什么？”

“什么都做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里美似乎不想再回答了。

“再来一杯，怎么样？”

秋叶把杯中剩下的酒一饮而尽，把杯子递过去，里美接过酒杯，倒上威士忌，兑上水和冰块，用玻璃棍搅匀。

秋叶欣赏她那搅酒的动作，似乎在说别人的事，问道：

“下回我们一起吃顿饭如何？”

里美顿时停下手来，不解地看了秋叶一眼。

“请你吃你喜欢的酱鲑鱼好吗？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真的。星期六或星期天，即使平日也行。”

里美依然不可思议地瞅着秋叶，在灯光反射下，从近处看，里美的脑门有点突出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太突然了，我连想也没想过。”

“可笑吗？我是认真的，本星期六如何？你有事吗？”

“不，没事儿……”

“那好，星期六下午6点钟，在你最熟悉的地方见面。”

“我只熟悉这一片地方。”

“N大饭店总该知道吧？6点钟在那里的咖啡厅见面。”

正当秋叶叮嘱时，能村出现在门口。

能村个子并不高，挺着大肚子，给人印象是个彪形大汉。他迈着八字步走过来，朝秋叶挥挥手。

秋叶已经看惯了，并不觉得异样。陌生人一见到他，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压迫感，至少不会把他看作是家电公司的广告科长。其实仔细一看，能村长着娃娃脸。他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好管闲事，业内人士对他颇有好感，上司也十分赏识他。

“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那边的招待会结束了吗？”

“我只是露了一下脸，就溜出来了。散了会，人们或许会来银座喝一杯，但不会到这儿来的，放心吧。”

“来一杯兑水的威士忌怎么样？”里美问道。能村这才发现里美在秋叶身旁。

“嗨，来得正巧。”

里美不知他指的什么，默默地给能村的酒杯里倒上水。

“好久不见了。”能村举起了酒杯，改口道。

“十天前还见过面来着。”

“今天我乘新干线从京都回来，见到黄昏的东京街头，觉得立即回家太可惜了。”

秋叶说罢，里美抽身想坐到两人中间。

“不，不，不用了，你就坐在那儿得了。”

能村挥挥手制止了她。

凡是两个客人，陪酒女郎得坐在他们中间。这是不成文的规定。能村制止她，不让她挪动，为的是让里美一直坐在秋叶身旁。别看能村是个大汉，却十分细心。

“能村先生，在哪儿玩够了，跑到这儿来歇歇脚。”

女老板一阵风过来，坐在他们中间。

“今天秋叶说要来这儿，我来陪陪他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女老板故作惊讶，看了秋叶一眼。

能村一到，秋叶就沉住气了，他不必介意周围的人，可以轻松地喝酒。总之，一个人独饮和两个人对饮，气氛不一样。

能村故意和女老板大声说话，好让秋叶和里美亲近亲近。待女老板一走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问道：

“你那儿怎么啦？”

“没怎么……”

“算什么事啊？”

能村好像很扫兴，回过头来和另一吧女搭讪起来。

和能村一起喝酒有一个好处，说话可以随便些，不拘束。跟他说说话，不必用敬语，无须小心翼翼。

秋叶发觉自己喝酒的速度比平时快。自从看到黄昏的东京后想喝酒以来，总算如愿以偿了。

秋叶又要了一杯威士忌，这时领班过来，让里美到另一桌去陪客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

里美站起身来，在邻桌和吧女说着话的能村回过头来。

“怎么啦？要走吗？再待一会儿不行吗？”

里美一愣，不知所措。秋叶见状道：

“走吧，没事儿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能村放心不下。

秋叶轻轻地挥挥手道：

“没事儿，我已经和她约好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什么时候？”

“刚才你没来之前，我已和她约好星期六晚上见面。”

能村愣了一下，瞅了瞅秋叶笑道：

“你不愧为情场老手，真快！”

“哪里，我很久没和这种人约会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随你的便。”

能村随意地说，拿着酒杯伸过手去。

“来，干杯！”

“这又为什么？”

“为秋叶大三郎新的恋爱干杯！”

“别那么夸张好不好。”

对里美与其说恋爱，不如说关心。换言之，就像上山偶然碰到了梅花或樱花，仅此而已。这话即使说给能村听，他也未必能理解。

“你说你独自上这儿来，我就觉得奇怪。”

三十分钟后，两人离开“魔吞”。下午从京都出发时下的雨，到了晚上10点，渐渐地蔓延到东京。

秋叶和能村撑起从“魔吞”借的雨伞，向银座大街走去。径直来到在大楼地下室的“茧”酒吧。茧酒吧面积仅仅13平方米，由一位三十多岁的女老板和一位学话剧的女研究生两人经营。秋叶早就和她们熟识了。

能村坐在靠近入口处的吧台前，要了一杯威士忌，急不可待地问道：

“你真的和那女孩子约好了吗？”

“当然真的，你觉得可笑吗？”

“我并不觉得可笑，可是那孩子……”

“你想说她土气、不机灵，对不对？”

“平时你对女人很挑剔，这回怎么啦？”

听了这话，秋叶便不反驳了。

“你说的是实话，这孩子店里不起眼，可是脸盘长得不错，皮肤细嫩，才从乡下来的只能是这样。让我打磨打磨她，肯定会非常出色的。”

“你想把她打磨成金刚钻，是不是？”

“能不能成为金刚钻，目前很难说，至少不会是一块普通的石头。”

能村不由得一怔，叹了口气说道：

“你打算做打磨的工人咯。”

“话不能这样说……”

实际上此刻秋叶对里美还没有多大热情。

“那孩子很瘦弱，正是你所喜欢的。”

秋叶一向喜欢身子瘦削、个子不太高的女子，能村则喜欢体态丰满、处世精明的女人。各有所好，互相承认这种差别，绝不对对方喜爱的女子动情，是两人长期保持友谊的原因之一。

“不过你已经到摆弄盆花的年龄了。”

“盆花？”

“是啊，你这把年纪了，还想去打磨乡下来的姑娘。”

两人脸对脸谈论着，女老板觉得奇怪，从吧台里面走过来：

“两位如此认真，谈论工作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这一位近来喜欢上一个女人。”